

清末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，外部侵略势力虎视眈眈，在乱局之中，各种政治人物粉墨登场。朝堂之上，大臣们还在争得面红耳赤，而洋人的坚船利炮已打到家门口。危机步步加深，引发了能人志士的深重忧虑。

张之洞作为权倾一方的大员，曾这样感叹制定政策与改革方向时的进退维谷：“旧者因噎而食废，新者歧多而羊亡；旧者不识通，新者不知本。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，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。”说的就是他站在时代风口上的如履薄冰。作为股肱之臣，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好为人师的清流言官，也不是当年那个一力主战的热血青年，他已经明白，把握守成和变革的分寸之难。他的《劝学篇》就是在这种忧患心态下写成的，张之洞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“中学为内学，西学为外学，中学治身心，西学应世事”的观点，他主张先明“内学”，打好一个人品行与道德的基础，然后选择西方的技术与技艺以用之。他提倡创立新式学堂，让民众摆脱蒙昧状态，修造铁路，让中华大地的交通便利起来，但他也反对维新派“开议院”、“兴民权”等主张。可见，张之洞审时度势，取了一条谨慎的居中道路，来拯救他的祖国。

为帮国家摆脱严峻态势，张之洞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方案，也进行了诸多冒风险的探索。作为一介书生，他能从巡抚做到总督，任职时间长达25年，而后又担当军机大臣，即使到了缠绵病榻的风烛残年，他还在担当督办粤汉铁路大臣。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如此之长，影响力如此巨大的历史人物，之前

若干年前，主持《航空画报》好文的作家程远和我联系上了，不久，他约我一个短篇小说，这机会我求之不得，就按他叮嘱的字数给了他一个，再不久，小说刊出来了。我那篇小说的调子有点灰暗，起初担心发不了，结果《航空画报》还是大大气气地给发了。后来，程远又约我写过一篇卷首语短文，关于旅行（游）的，很快又发了出来，还配了手绘效果的大头照片，看上去很帅的那种。



《活着，走着想着》
王晓璐 张翼 主编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猫奴张之洞的忧患之心

华明玥

虽有小说家、历史学家和影视作品塑造了他的典型形象，但张之洞这一人物与时代的关系，以及他高标独立的精神世界，以及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，依旧有着广阔的解读和分析空间。

今天，著名作家王振羽先生爬罗剔抉，竭尽全力地书写了这部《国之重器：张之洞》之大书，他开创性的写史之法，从大量晚清人物的有关文件、信札、来电、日记入手，逐字逐句地分析了张之洞与晚清多位政坛关键人物的交锋与合作，以近乎小说的生动笔法，将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晚清政局中的所作所为，通过他的言谈举止、心理波动及思想嬗变，生动自然地表现出来。成为封疆大吏之后，张之洞的视野、眼光、气质、心胸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，他意识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上的巨大差距，曾冒着被政敌攻讦的政治风险，促成东南互保之局，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转变。

王振羽先生在出版界以“记忆力犹如计算机”著称，他写历史人物，尤其擅长旁支斜出，以和主人公有关联的人物入手，从各个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个性。比如，他不仅说到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的分歧，更谈到两人在晚清危局中的合作；他提到革命者瞿秋白、恽代英的爷爷都与张之洞有密切关系，他

还提到了革命党人吴禄贞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，他也是应张之洞的推荐而跻身晚清高层的。此外，张之洞也是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创办人之一，今天的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林业大学均是从这一学堂发展而来，而王振羽先生的母校东南大学，更是坐落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上，他对张之洞的情感之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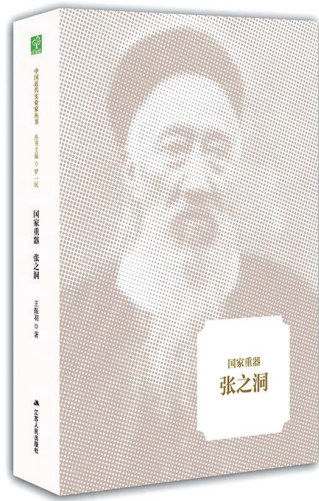
张之洞病逝多年之后，毛泽东曾评说：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，尤其是重工业，不能忘记张之洞。”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评价说：“清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张之洞是有改革观念的一个人。”

而在这些黄钟大吕的书写之外，作为读者，我更感兴趣的，是张之洞私人化、生活化的一面。恐怕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封疆大吏是“猫奴”，卧室中养了几十头猫，经常亲自为爱猫喂食。猫有时拉屎在张之洞的书上，他就自己取出大手帕来擦拭，一点也不嫌脏，他还告诫左右说：“猫本无知，不可责怪，若人如此，则不可恕。”

张之洞在四川当学政时，与得意门生杨锐就十分投契、交游甚多，1894年，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，与杨锐“同游台城，憩于鸡鸣寺，月下置酒欢甚，纵谈经史百家……”师生之间有过一段刻骨铭心

的美好时光。可惜，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杨锐作为变法六君子被清廷所杀，张之洞心中的哀痛，恐怕不能与任何人诉说。1902年，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，重游鸡鸣寺，明月依旧，山川无声，而爱徒已逝，张之洞就在此地捐资起楼，以纪念爱徒，这楼被唤作“豁蒙楼”，就来自上次杨锐在月下所吟诵的“忧来豁蒙蔽”一诗。

这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，立体呈现了作为一个长者、一个普通人的张之洞。王振羽先生将他适度从时代风云中剥离出来，给我们展示历史人物深沉细腻的内心世界，从而让我们360度立体化地理解他的品格与个性，风骨与内涵。



《国之重器：张之洞》
王振羽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己的天上文章如同打家具似的塑形、打蜡、涂漆、上釉、镶金后，结果出来了，无非三种：好奇，无聊，逃跑。这是这一套巧妙的关于维护个人某种伦理的说辞。

相较于旅行的有目的性冗余，旅游就无所谓了，腿长在自己的身上，走哪算哪，在家呆着无聊嘛！无聊就要逃跑，逃到哪里呢，好奇哪里就逃到哪里；所以说旅游是一种奇怪的但谈不上邪恶的无目的性冗余。

说到这儿，我得声明一下，我并不是在谈旅游，我没有那个卫生习惯，我想说的是——注意，要安利了——这本书对散文爱好者的价值。这些年我好为人师的习惯建立起来后，果真有热爱写作的小白隔三差五问我读书和写作的问题，以前我拉书单都是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、莎士比亚三板斧，现在我不用那么装了，建议你们先从《活着，走着想着》

这本书开始，里面的老师们个个都是写作这个古老行当的欧几里得，当你们的大师傅绰绰有余。

——天上文章就这么写。



天上文章

赵卡

谁知，一两年过后，《航空画报》停办了，真是既令人惋惜又令人怀念。

《航空画报》办得好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程远主持的版块，最著名的要数卷首语了，我看过太多的绝妙好文，这些好文无一例外都上过飞机，那就属于天上文章了。天上文章要落地，这会显得唯美，于是就有了这本散文集《活着，走着想着》。这本书的封面和内里非常精致但又极节制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编者真用了心，收录的篇什既有陈嘉映、阿成、鲍尔吉·原野、毕淑敏等诸大家的，也有狗子、阿坚、曹寇等一众混不吝的，凡数十章，经得起反复阅读，在当下风格众多的出版物中，这绝对是以一敌百的样本。

这本书，程远前后送了我两次，一本已被人顺手掠走，另一本我雪藏了。

这些年，我又是开公司又是办厂子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却又无一例外亏得血流满地，幸好有一天营销专家杨江涛及时提醒我，他说我的专长是写作而不是做老板，因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老板，我才恍如醍醐灌顶。我把厂子交给手下的弟

兄后，就一头扎回家里，先是怕老婆不理解，就使了画大饼的惯用伎俩，这回画得大，估计下辈子也吃不完，然后我才重新拾起荒疏了十几年的键盘，吭哧吭哧地敲打起来。我后来这种状态，总结一下就四件事：吃着，躺着，读着，写着。真是无聊又无趣，我人生的反面教材呀！真正的人生应该如《活着，走着想着》这本书的书名所提示：活着，走着想着。

活着，往高深了说应该是个哲学命题，我等愚钝就不谈了，否则开口就怯言。往实际了说吧，我认为活着是一种——按瓦莱里的说法——灵魂、眼睛和手的古老协作；有点工匠协作的意思了，如果缺了协作精神和内容的话，活着就是对生命的严重浪费。

我想把“走着”和“想着”这两个具有相互作用的词颠倒一下次序，想是个念头，脑子里的东西，走是个行动，功夫在腿脚上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工匠协作关系；这当中极容易发生一个尴尬：思想很忙，行动很慢。

有个问题：为什么要旅游？也是这本书要给出的答案，里面的方家倒不殚述匿光，他们把自